

满学论丛

書
是
書
之
書
之
書

【第一辑】

赵志强 主编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北京市社会科学学院满学研究所 主办

辽宁民族出版社

© 赵志强 20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满学论丛. 第1辑 / 赵志强主编.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7-5497-0233-6

I. ①满… II. ①赵… III. ①满族—民族学—中国—文集 IV. ①K28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26738号

出版发行者: 辽宁民族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印 刷 者: 沈阳市北陵印刷厂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80mm×250mm

印 张: 24.75

字 数: 400千字

出版时间: 2011年1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吴昕阳 李 璜

封面设计: 杜 江

责任校对: 林 松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97-0233-6

定 价: 60.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336

邮购热线: 024-23284335

<http://www.lnmzchs.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满学论丛》编辑委员会

主 编 赵志强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关纪新 刘小萌 吴元丰 杨 珍

定宜庄 赵令志 徐 凯

秘 书 常越男 哈斯巴根 徐丹俔 晓 春

戴光宇 王鸿莉

前言

《满学论丛》第一辑终于付梓了！

《满学论丛》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主办的满学研究学术丛刊。其宗旨是加强海内外学术交流，促进满学研究的繁荣发展

满学是研究满洲民族的科学。满洲民族，历史悠久。稽其先世，实为肃慎。自汉以降，直至明末，又有挹娄、勿吉、靺鞨、女直、女真等称谓。至天聪九年（1635）十月十三日，金国汗皇太极下令，改族名为 manju（满洲）^①。辛亥鼎革，汉语中始有满族称谓。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时，正式确定满族之名。

关于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直、女真等称谓，古今中外学者见仁见智，颇多歧异。其实，肃慎、女真、诸申以及其他类似的名称，指称一个自古以来就繁衍生息于白山黑水之地的民族，并没有根本区别。古今用字之不同，或表明被记录民族的方言差异，或反映被记录民族语言前后些微音变的事实，或受记录民族的语言特点所致，或仅仅取决于记录者的喜好与随意。其含义当为“南方人”。

^①《旧满洲档》（九），第4509页，台北故宫博物院1969年影印本。本文所引新老满文资料，均依P·G·von Möllendorff（穆麟多夫）氏 *A Manchu Grammar*（满洲语法）转写法，以拉丁字母转写。

肃慎人分布在松花江、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广袤区域，并在虞舜时代已同中原王朝建立联系，“贡弓矢”^①。例如：周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弩”^②。周人列举其疆土四至时，称：“肃慎、燕、亳，吾北土也。”^③

肃慎又作息慎、稷慎。据杨保隆先生研究，“这三种不同用字，出现于先秦古籍中的情况是，记帝舜时来朝，《竹书纪年》写作‘息慎’。记周武王克商后来‘贡楛矢石弩’，和周成王伐东夷后来贺等，《尚书》《竹书纪年》《左传》《国语》《孔子家语》和《山海经》，皆书为‘肃慎’；只有马本《尚书》作‘息慎’。‘稷慎’只出现于《逸周书》，记周成王修洛邑告成，大会诸侯，正北方有‘稷慎大麋’”^④。这说明，肃慎与息慎、稷慎乃同名异文，并没有根本的区别。

女真为肃慎之异文。《中国通史》云：“居住在长白山和黑龙江流域的女真族，早在战国时期，即见于历史记载，译名作‘肃慎’……契丹建国后，女真族处在辽朝的统治之下，文献上确立了‘女真’的译名。”^⑤或认为五代时，契丹人称黑水靺鞨为女真，从此女真这一名称代替了靺鞨。女真二字，何时见诸文献，有待考证。或认为女真为肃慎之音转，误。“肃慎与女真，古本同音”^⑥，并无音转之事。

女真之名，又作女直。辽初，分布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被辽征服。辽人依其分布地域，分别称为北女直、东北女直、南女直、长白山女直、鸭绿江女直等^⑦。女直之称，至明末清初，亦见于档案文献。一般认为，女直为女真之变文，因避辽兴宗耶律宗真之名而改。或云女直系女真称谓的另一种译写形式，似不可采信。

据满洲（女真）人入关以前的记载，在皇太极改族名为满洲以前，努尔哈齐^⑧、皇太极皆自称jušen（诸申）。这一称谓，在《旧满洲档》中，有两种书

①（南朝）沈约注：《竹书纪年》卷上，第9页，乾隆《钦定四库全书》本。

②（三国）韦昭注：《国语》卷5，第18页，乾隆《钦定四库全书》本。

③（春秋）左丘明传、（晋）杜预注：《春秋左传注疏》卷45，第5页，乾隆《钦定四库全书》本。

④ 杨保隆著：《肃慎挹娄合考》，第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⑤ 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6），第22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⑥ 孟森著：《明清史讲义》（下），第368页，中华书局1981年，北京。

⑦ 蔡美彪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第3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版。

⑧ 清太祖之名，新满文作nurgaci。今人论著或作nurhaci者，误。其汉语音译，用字不一，本文据雍乾校订《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大红绫本，作“努尔哈齐”。见于引文者，仍其旧。

写形式，如下图^①，可与 monggo（蒙古）、nikan（尼堪）并列。例如，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齐曾说：

yehe muse oci encu gisun i jušen gurun kai.^②

叶赫 咱们 是 另 语言 的 诸申 国 啊

意为：叶赫与我，（比于尼堪）乃另一语言之国也。



又如，天命七年（1622年），努尔哈齐谓其八子曰：

jakūn juse suwe jakūn wangsa oso: ... jakūn wangsa

八 孩子 你们 八 诸王 作为 八 诸王

hebedefi jušen amba[n] jakūn: nikan amba[n] jakūn:

商议后 诸申 大臣 八 尼堪 大臣 八

monggo amba[n] jakūn ilibu: jakūn amban i fejile jušen

蒙古 大臣 八 设立 八 大臣 的 下 诸申

duilesi jakūn: nikan duilesi jakūn: monggo duilesi jakūn

审讯者 八 尼堪 审讯者 八 蒙古 审讯者 八

ilibu: ... jakūn wangasai jakade jušen baksi jakūn: nikan

设立 八 诸王的 在跟前 诸申 巴克什 八 尼堪

baksi jakūn: monggo baksi jakūn sinda:^③

巴克什 八 蒙古 巴克什 八 补放

意为：尔等八子，著为八王……八王商议后，设立诸申大臣八员、尼堪大臣八员、蒙古大臣八员。八大臣之下，设立诸申理事官八员、尼堪理事官八员、蒙古理事官八员。……于八王处，补放诸申巴克什八员、尼堪巴克什八员、蒙古巴克什八员。

当此之时，叶赫、哈达、辉发、乌喇等部也都自称 jušen（诸申）。例如，努尔哈齐征服哈达、辉发、乌喇三部，继而加兵于叶赫时，叶赫贝勒^④金台石

① 《旧满洲档》（一），第80、83页，台北故宫博物院1969年影印本。

② 《旧满洲档》（二），第101页，台北故宫博物院1969年影印本。

③ 《旧满洲档》（二），第1051~1052页，台北故宫博物院1969年影印本。参阅该档第1257页，amba均作amban。

④ 贝勒为女真（满洲）语 beile 的音译，本意为“官”，《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汉译为“王”。

等上书于明，曰：

sure kundulen han i cooha: yehei juwan uyun gašan be
聪睿 恭敬 汗 的 兵 叶赫的 十 九 村庄 将
(sucufi) efulefi gajihā manggi: yehei gintaishi buyangu: nikan
袭击 破坏 拿来 后 叶赫的 金台石 布扬古 尼堪
gurun i wanli han de habšame: hadai gurun be dailame
国 的 万历 汗 于 控告 哈达的 国 将 征讨
efulefi gaiha: hoifai gurun be dailame efulefi gaiha: ulai
破坏 取了 辉发的 国 将 征讨 破坏 取了 乌喇的
gurun be dailame efulefi gaiha: te yehe be (dailafi) [dailame]
国 将 征讨 破坏 取了 今 叶赫 将 征讨 征讨
gaime wacihiyambi: meni jušen gurun be dailame wacihiyafi:
取 将完结 我们的 诸申 国 将 征讨 完结后
suweni nikan gurun be dailambi: ①
你们的 尼堪 国 将 征讨

意为：聪睿恭敬汗之兵攻取叶赫十九村庄以后，叶赫之金台石、布扬古讼于明国之万历汗：征哈达国，破而取之。征辉发国，破而取之。征乌喇国，破而取之。今征叶赫，取之将尽。征我诸申国，既尽之后，将征尔明国。

可见，jušen（诸申）为族称。汉文或作诸申，或作珠申，皆其音译。

同一时期，明朝人称之为女真，如：“海西忽鲁爱等卫野人女真都指挥倒哈等四十三名进马……”^②亦作女直，如：“建州等卫女直夷人奴儿哈赤等一百八员名，进贡到京，宴赏如例。”^③女直之名，亦见于《旧满洲档》，作niojy，以老满文书写，如右下图。按其音义，显系当时汉文“女直”二字的音译。

总而言之，肃慎、女真、jušen（诸申）等称谓，均指生活在白山黑水之地的民族共同体，互相之间音亦相同或相近，故为同一个民族的名称。或认为，诸申、珠申为肃慎之音转。如《满洲源流考》云：“宋刘忠

① 《旧满洲档》（二），第79~80页，台北故宫博物院1969年影印本。

② 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明代辽东档案汇编》（下），第715页，辽沈书社1985年版。

③ 《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222，第7页。

想称金之姓为朱里真。夫北音读肃为须，须朱同韵，里真二字合呼之音近慎，盖即肃慎之音转，而不知者遂以为姓。”^①以朱里真为姓，固不可取，而认为诸申、珠申、朱里真为肃慎之音转，亦不可取，这些略有不同的称谓只是不同民族语言文字间存在差异所致，发音略异而已。

这一民族共同体自先秦以降，繁衍生息于白山黑水之间。其中包括许多大大小小的部落。因此，努尔哈齐以及叶赫部贝勒金台石、布扬古均自称jušen（诸申），且叶赫部贝勒金台石等所谓jušen（诸申）之中，也有哈达、辉发、乌喇等部。另据史料记载，明末清初，女真分为建州、海西、野人女真。其中，建州女真包括苏克素护（或作苏克苏浒）、哲陈、完颜（或作王甲）、浑河、栋鄂（或作董鄂）、鸭绿江、讷殷、珠舍里等部，海西女真包括乌拉（或作乌喇、兀刺）、辉发（或作灰扒）、叶赫、哈达等四部，野人女真包括瓦尔喀、虎尔哈、窝集（或作沃稽）等部。

[illegible]

① 阿桂、于敏中等奉敕撰：《钦定满洲源流考》卷1，第7页，乾隆《钦定四库全书》本。

②《旧满洲档》(一),第110~112页,台北故宫博物院1969年影印本。引文中,增补者置于◇号内,涂抹者置于||号内,下同。据该档记载,当年十一月努尔哈齐派兵,而攻战之事则发生在是年十二月。《满洲实录》《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均系于是年十一月,欠妥。又,此文中有seke(貂皮)一词,乾隆重抄本《加圈点字档》第四册作sehe,误。见辽宁民族出版社影印本《内阁藏本满文老档》第1册,第144页。按,sehe乃动词sembi(说)的一般过去时、完成体形式,表示“已说”之意。

③ 此处 ehe kuren 之汉文,《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4作“额黑库伦”,音译不准。《满洲实录》卷4作“额赫库伦”(并注曰:木城名),音近似,本文从之。

④《旧满洲档》(一),第302页,台北故宫博物院1969年影印本。引文中, *amnd* (dekdere) 一词的“k”音,因满文输入不便,故作“ke”。

人东端所居同族之人。改动后的句子，可译为：非异姓之人，乃满洲人，曾居极东之地、东海之北。从《旧满洲档》的形成和“满洲”族名的使用，以及用老满文记事等方面分析，可知这是天聪九年（1635）十月十三日以后至崇德初年补记之文。

显然，额赫库伦之人起初自外于女真，其语言与女真语也不尽相同。额赫库伦之人谓城曰“库伦”（kuren），女真（满洲）人则称“霍托恩”（hoton）。在女真（满洲）语中，“库伦”（kuren）一词没有“城”的意思，例如：《御制增订清文鉴》释为“伍、馆、古铜色、栗色马”^①，《大清全书》释为“兵马一队、一伙、红沙色、酱色、炕热之处、骊色”^②，《清文汇书》释为“兵马大队”“栗色马，乃红带黑色者”^③。在清太祖时期，东海女真屡遭兵燹，伤亡惨重，被征服、编户、编入八旗者为数亦多。由于历时未久，这些人还不可能融入女真之中。迨至清太宗执政中期，被满洲人视为同类，起码当时记录政事的人是这样看待的。

挹娄之名，比于肃慎，相差甚远。有关历史资料，亦不丰富。因而，关于挹娄之义、挹娄与肃慎的关系，迄今尚无共识。按其活动区域，以及生产、生活状况，或为肃慎之一部。

据史书记载，挹娄之地域，即肃慎之故国。汉至两晋（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5世纪），分布在今辽宁省东北部及吉林、黑龙江省东半部和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辽阔地区。其风俗习惯、社会生产诸方面，与肃慎大同小异。因此，认为肃慎乃挹娄所出，即挹娄来源于肃慎，为肃慎人的一支，当属合理的解释。

由于战国以后，史书中不见肃慎，而有挹娄，直到三国、两晋时期，肃慎之名又重新出现，因而治史者各持己见，众说纷纭。或认为，战国至三国，挹

① 乾隆《御制增订清文鉴》卷8，第13页a：kuren伍：amba baksan be，kuren sembi。卷20，第12页b：kuren馆：yaya bithe weilere antaha sabe ebubure ba be，gemu kuren sembi。卷23，第42页b-43页a：kuren古铜色：soboro boco de sahaavn boco suwali-yaganjaha be，kuren boco sembi。卷31，第45页a：kuren栗色马：jerdén morin ci majige sahaavn ningge be，kuren morin sembi。引自《四库全书》本。以上诸义项中，“馆”、“古铜色”系乾隆十四年（1749）新定者。

②（清）沈启亮辑：《大清全书》卷13，第24页，京师宛羽斋刻本，康熙癸亥（1683）初刻。引据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影印本。

③ 李延基译注：《清文汇书》卷11，第17页，京都英华堂藏板，乾隆十六年新刊。

娄崛起，肃慎为其阻隔，不得来朝，其名遂隐。或认为，挹娄即肃慎之改称，故两名互见，非挹娄之外，别有肃慎。或认为挹娄“是肃慎的新称”^①。

勿吉与靺鞨，同名异文，皆为满——通古斯语 *weji* 之音译，意为丛林。音义相协，足可采信。然其音义比之肃慎、挹娄等名，相差亦远。故勿吉（靺鞨）为肃慎之一部，当无可疑。

南北朝及隋唐时期，勿吉、靺鞨称谓见诸史籍。或认为，勿吉、靺鞨乃同名异文。《钦定满洲源流考》曰：“《北史》传云，勿吉一名靺鞨，其事则实为一国。盖南北音殊，译对互异，并不得谓一国而二名也。”^② 勿吉（靺鞨）当为肃慎之一部，有晋以降，挹娄衰微，勿吉（靺鞨）强盛，遂闻名于世。唐武德以后，靺鞨二字流行，勿吉二字废弃，称谓趋于统一。有人则认为，挹娄改称勿吉，勿吉转称靺鞨^③。

二

满洲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而对满洲民族的记载（诸如疆域、生产方式、生活习俗等）自古以来也不绝于书。但是，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满洲民族的历史并不久远，因而满学尚未形成自身的学科体系，甚至在学科性质、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基础建设方面还没有达成广泛的共识。

什么是满学？客观地说，迄今尚无定论，也没有引起多数满学研究者的重视。近年来，少数学者各抒己见，探讨这一问题。加之以往所见，约有以下六种表述：

1. 用满文作满洲研究之学，叫做满学。
2. 满学即满洲学之简称，是主要研究满洲历史、语言、文化、社会及其同中华各族和域外各国文化双向影响的一门学科。
3. 满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满族的科学，是科学探索满族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满学，亦称满洲学。
4. 满学是以民族学为理论依据和手段，旨在研究满族及其先世历史、语

① 杨保隆著：《肃慎挹娄合考》，第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②（清）阿桂、于敏中等奉敕撰：《钦定满洲源流考》卷2，第17页，乾隆《钦定四库全书》本。

③ 杨保隆著：《肃慎挹娄合考》，第1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言、文化、风俗等等的人文学科。

5. 满学是专门研究满族文化的学科。

6. 满学是研究满族及其文化的科学。

以上六种表述，或繁或简，不尽相同。其共同之处是，研究对象的高度一致。由此，我们是否可以去繁就简，概括为：满学是研究满洲民族的科学。从历史发展过程和中外各民族语言特点来看，“满洲学”应该是标准的全称。所谓“满学”是“满洲学”的简称，只在汉语中能够成立。在其他民族语言中，并没有这样的简称。例如：在满洲语中，称为 *manju tacin* 即“满洲学”；在英语中，称为 *Manchu Studies* 或 *Manchology*，亦即“满洲学”。

从现代满学研究的情况来看，满学兴起的历史条件有二：一是明朝在辽东的统治，二是努尔哈齐的起兵、金国的建立、女真的统一。与之相应，满学的产生有两条途径：一是，起源于女真（满洲）本身的活动。明朝末年，努尔哈齐在统一女真诸部、建国称汗的过程中，创制文字，用以记注朝政。1599年，“满文”之创制，有特别的意义。皇太极在励精图治、继续辟疆开土的同时，更改族名，著书立说，完成《武皇帝实录》之编纂。二是，来源于明朝和朝鲜人的记录。女真（满洲）的崛起，震惊了明朝和朝鲜，两国急需了解女真（满洲）的情况，于是相应的纪实性著作接踵问世。如：申忠一的《建州纪程图记》、李民奭的《栅中日记》、马文升的《抚安东夷记》等等。这些著作，也成为后世满学研究的宝贵资料。

自17世纪中叶以后，满学的发展分为如下三个时期：

1. 清朝时期（1644—1911）

1644年，清朝入关、定都北京。继而统一全国，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国家的稳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北京深厚的文化底蕴，滋养了满族文化，极大地促进了满学之发展。有清一代，满学发展迅猛，获得累累硕果；所有研究满族历史、语言、文字等方面的鸿篇巨制，都产生于北京。清朝入关，“从龙入关”的满洲人大部分定居北京，也为北京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促进了北京文化的繁荣。但这个阶段著作或学说，多出自“钦定”（规范有余，研究不足）。这一时期的特点：研究成果多属于钦定图书。

在清朝时期，西方的满学研究也蓬勃发展。满洲人建立大清王朝，进而入主中原，世界各国为之震惊。西方各国纷纷派遣传教士，借以了解大清王朝，了解满洲及其文化。经过德、法两国学术界的努力提倡、相互竞争，终于掀起

了热潮，甚至创造了“满学”(Manchulogy)这一特有名词。在德国、俄罗斯以及日本等国都产生了著名的满学家和研究成果。

2. 民国时期(1912—1949)

辛亥革命，清朝覆亡。内乱外患，民不聊生。在这样的形势下，满族的社会地位发生了陵谷之变。然而，满学研究并未中断，且因禁区被打破，产生诸多新成果，并使满学研究真正登上学术殿堂，成为一门学问。

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在中国，刊印的著作主要有：徐珂的《清稗类钞》(1917)、黄维翰的《黑水先民传》(1922)、赵尔巽的《清史稿》(1928)、金梁的《满洲老档秘录》(1929)等等。发表有关满文文献和满族历史、人物、风俗、语言文字等方面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将近800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孟森先生发表有关八旗和满族历史、人物、文献史料等方面的学术论文23篇，郑天挺先生发表有关满族人物、语言文字的学术论文20篇，成为这一时期满学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

在前苏联，虽然和沙俄时期相比，满学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有所下降，呈明显衰落趋势，但是也有格列别希科夫等20余位著名满学家，出版了《满语》《满洲人在中国的统治》《尼山萨满录》等有关满族的语言、历史与考古、文化与宗教方面的研究著作。在日本，战争风云也影响了满学的发展，但相对而言影响较小，因此涌现了内藤虎次郎等诸多学者，发表或出版了为数可观的研究成果。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今)

20世纪中叶，世界形势趋于和平。虽然局部的战火时而燃起，但和平共处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这一国际大环境中，满学研究进入繁荣时期，成为人文学科中的显学之一。

满学之繁荣，取决于中国的民族政策和改革开放政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满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国家十分重视满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在50年代，组织专家学者开展民族语言和社会历史调查，并在50、60、70年代，培养了三批满文专门人才，为满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数虽少，但对各地的影响巨大)。当然，“文革”十年浩劫，延缓了满学繁荣的进程。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满学终于迎来了迟到的繁荣。伴随改革开放的步伐而迈进新时期的中国(大陆)满学，犹如经济之腾飞，社

会之巨变，蒸蒸日上，欣欣向荣。三十多年来，专门的研究机构和相关的学术团体相继建立，人才队伍日益壮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科研成果大量涌现，学术交流空前活跃。高等院校林立、科研机构众多、高端人才荟萃、文献资料宏富的北京成为中国（大陆）乃至世界满学研究的重镇和中心，在满学研究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科研机构相继成立

在中国（大陆），据不完全统计，以研究满学为己任的机构包括研究所、研究会、研究中心和研究基地等，现有约有50家。但凡满族人聚居的地方，似乎都建立了此类研究机构。

这些机构，从时间上看，除了1957年成立的（四川省）成都市满蒙人民学习委员会之外，其余的都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成立较早的有辽宁省民族研究所（1982）、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1983）、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1991）、（北京）中央民族大学满学研究所（1994）、（辽宁省丹东市）中国满族音乐研究会（1994）等，较晚的有（通化市）吉林省满族剪纸研究会（2008）、（黑龙江省）齐齐哈尔职业学院满族语言文化研究所（2008）、（辽宁省）抚顺满族酒文化研究会（2009）、抚顺满族姓氏民俗研究会（2009）、（河北省）承德市满族民俗饮食文化研究会（2011年1月）。

从性质上看，有编制、有经费、有经常性研究项目并有相应学术成果、能经常举办学术会议的，主要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辽宁省民族研究所、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其次为抚顺市社会科学院新宾满族研究所（1997年成立）、（四平市）吉林师范大学满族文化研究所（2000年成立）。

在社团组织中，广州市满族历史文化研究会较为特殊。该会成立于2001年，其前身为1984年9月成立的广州满族联谊会。据了解，该会与港澳地区学术联系较为密切，亦举办学术研讨会。主办《广州满族》期刊。

除此之外，尚有如下机构：

1. 满学研究会。1987年，溥杰、胡絜青倡议成立，内设科研、联络、资料、交流四部门。
2. 长白山满族文化研究会。1987年吉林省敦化市建立。
3. 满族传统体育研究会。成立时间不详。1988—1992年，先后在北京、河北、辽宁、吉林举办了五次全国珍珠球邀请赛。
4. 伊通满族研究会。成立时间不详，1989年出版《伊通满族》杂志创刊号。

5. 中央民族大学满学研究所。1994年由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建立,曾编辑出版《满族历史与文化》《满学朝鲜学论集》等。

6. 中国满族音乐研究会。1994年在辽宁省丹东市成立,是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所属的专门从事满族音乐研究的民间学术团体。

7. 云南省民族学会满族研究会。1994年成立。

8.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中心。1996年成立。

9. 满族民俗文化研究会。2006年在北京市怀柔区长哨营满族乡成立,这是北京市唯一以研究满族民俗文化为主旨的民间组织。

10. (辽宁省)葫芦岛市满族历史文化研究会。2007年在龙港区成立。

11. 东北师范大学东北民族与疆域研究中心(1997年成立)满学研究室。成立时间未详,在九台市其塔木镇刘家满族乡建立满族文化研究基地,从事满族家族史和萨满文化的研究,并帮助建立民俗馆。

12. 吉林省满族剪纸研究会。2008年在通化市成立。

13. 牡丹江满族文化研究会。2005年成立,属黑龙江省牡丹江师范学院历史系牡丹江流域文明研究中心,主办《宁古塔》杂志。

14. 中国满族舞蹈研究会。

15. 中国满族文学研究会。

16. 满族书画研究会。

17. 满族文化研究会。

18. 清西陵满族民俗文化研究会。河北省清西陵文物管理处建立,具体时间不详,出版《清西陵探索》(内部刊物)。

19. 满族文化艺术研究会。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建立,具体时间不详。

20. 长春师范学院萨满研究所。吉林省长春师范学院建立,具体时间不详。

21. 吉林市满族文化研究会。吉林省吉林市建立,具体时间不详。

22. 吉林市满族研究会。吉林省吉林市建立,具体时间不详。

23. 新疆大学锡伯满语文研究中心。新疆大学建立,具体时间不详。

以上各机构,有的曾在学术研究等方面颇有声响,但未能持久,有的至今还没有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学术影响微乎其微。

(二) 研究成果大量涌现

三十年来,中国(大陆)满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据粗略计算,出版学术著作一百余部,发表学术论文一千余篇。2000年以前以及个别在此以后出

版的学术著作，在本所编的《20世纪世界满学著作提要》一书中基本收录。自2001年至今，又有许多重要论著问世。兹分通论、语文、历史、文学、社会、宗教、文献、八旗八部分，列举主要著作。

1. 通论

孙文良主编《满族大辞典》(1990)，彭勃《满族》(1996)，张佳生主编《满族文化史》(1999)和《中国满族通论》(2005)，杨清远、徐玉良主编《满族历史文化研究》(2008)，赵志忠著《满学论稿》(2005)和《满族文化概论》(2008)等。

2. 语文

满语文研究著作主要体现在工具书、教材和专著。辞书有刘厚生等编著《简明满汉辞典》(1988)、商鸿逵等编著《清史满语辞典》、新疆锡伯语言学会编辑《单清语辞典》(1993)、安双成主编《满汉大辞典》(1993)和《汉满大辞典》(2007)、胡增益主编《新满汉大辞典》(1994)等。

教材主要有乌拉熙春《满语语法》(1983)及《满语读本》(1985)，季永海、刘景宪、屈六生合著《满语语法》(1986)，爱新觉罗·瀛生编著《自学速成满语基础讲义》(1988)，刘厚生编著《满语文教程》(1990)，屈六生主编《满文教材》(1991)，北京满文书院编写《满文讲义》(1993)，刘景宪、赵阿平、赵金纯著《满语研究通论》(1997)，关嘉禄、佟永功著《简明满文文法》(2002)，梁六十三编著《简明满语教程》(2007)，何荣伟编《满语365句》(2009)等。

语言研究专著，主要有季永海等《现代满语八百句》(1989)，赵杰《现代满语研究》(1989)，爱新觉罗·瀛生著《北京土话中的满语》(1993)，赵志强著《旧清语研究》(2003)，王庆丰著《满语研究》(2005)，吴雪娟著《满文翻译研究》等。

3. 历史

满族历史著作，主要有王锺翰主编《满族简史》(1979)，戴逸主编《简明清史》(1980, 1984)，陈佳华主编《满族史入门》(1987)，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编《满族史研究集》(1988)，孙文良著《满族崛起与明清兴亡》(1992)，李鸿彬著《清朝开国史略》(1992)，刘小萌著《满族的部落与国家》(1995)，郑天挺著《清史探微》(1999)，刘小萌著《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2001)，李燕光、关捷主编《满族通史》(2003)，赵志强著《清代中央决

策机制研究》，常越男著《清代官员考课制度研究》（2010）等。

满族区域史研究著作，主要有金启琮《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三家子调查报告》（1981），佟靖仁《呼和浩特满族简史》（1987）和《内蒙古的满族》（1995），金启琮《北京郊区的满族》（1989），汪宗猷主编《广州满族简史》（1990），沈阳市民委民族志编纂办公室《沈阳满族志》（1991），孙邦主编《吉林满族》（1991），丹东市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编纂《丹东满族志》（1992），佟悦、陈峻岭著《辽宁满族史话》（2001），刘玉宗、殷雨安《青龙满族》（2005），傅波主编《从兴京到盛京：努尔哈赤崛起轨迹探源》（2008）等。

4. 文学

满族文学研究著作，主要有关纪新主编《满族现代文学家艺术家传略》（1987）和《当代满族作家论》（2004），冯统校编《满族文学史》第一卷（1989），张菊玲著《清代满族作家文学概论》（1990）及《旷代才女顾太清》（2002），张佳生著《清代满族诗词十论》（1993），路地、于岱岩主编《现代满族书画家传略》（1997），关纪新著《老舍评传》（1998）和《老舍与满族文化》（2008），路地、关纪新主编《当代满族作家论》（2004）等。

在这一时期，满族文学研究更多地表现为搜集整理满族民间文学，主要成果有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与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分会编《满族民间故事选》（第一集、1981），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与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四省分会编《满族民间故事选》（第二集、1982），乌丙安等编《满族民间故事选》（1983），富育光搜集整理《七彩神火：满族民间传说故事》（1984），董明整理《满族三老人故事集》（1984），关德栋、周中明选编《子弟书丛钞》（1984），傅英仁整理《满族神话故事》（1985），乌拉熙春整理《满族古神话》（1987），张佳生著《独入佳境——满族宗室文学》（1997），张寿崇主编《子弟书珍本百种》（2000），沈秀清、张德玉主编《满族民间故事选》（2000），那国学主编《满族民间文学集》（2004）等。

5. 社会

满族社会综合性研究著作，主要有杨锡春著《满族风俗考》（1988），韩耀旗、林乾著《清代满族风情》（1990），王宏刚、富育光编著《满族风俗志》（1991），杨英杰著《清代满族风俗史》（1991），孙辑六主编《满族风情录》（1994），杨峰主编《满族风情》（2004），曾武、杨丰陌主编《满族民俗万象》（2008），富育光主编《图像中国满族风俗叙录》（2008）。

专项研究著作，主要有吴正格编著《满汉全席》（1986）、林苛步编著《满汉全席记略》（1995），曾武、杨丰陌主编《满族特色食品》（2008），王云英著《清代满族服饰》（1985）和《再添秀色：满族官民服饰》（1997），曾慧著《满族服饰文化研究》（2010），陈伯超主编《满族建筑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2），王纪、王纯信著《最后的木屋村落：长白山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2005），杜家骥著《清朝满蒙联姻研究》（2003），汪萍编著《满族民间游戏》（2004），吴书纯编著《满族民间礼仪》（2004），金鸥著《满族民间工艺》（2004），鲍明著《满族文化模式：满族社会组织和观念体系研究》（2005），傅波主编《赫图阿拉与满族姓氏家谱研究》（2005），江帆著《满族生态与民俗文化》（2006）。

6. 宗教

满族萨满教研究著作，主要有秋浦主编《萨满教研究》（1985），吉林省民族研究所编《萨满教文化研究》（第一辑，1988），乌丙安著《神秘的萨满世界——中国原始文化根基》（1989），富育光著《萨满教与神话》（1990），富育光、孟慧英著《满族萨满教研究》（1991），石光伟、刘厚生著《满族萨满跳神研究》（1992），赵展著《满族文化与宗教研究》（1993），宋和平著《满族萨满神歌译注》（1993）与《〈尼山萨满〉研究》（1998），姜相顺著《神秘的清宫萨满祭祀》（1995），王松林、傅英仁著《满族面具新发现》（1999），刘桂腾著《满族萨满乐器研究》（1999），王宏刚著《满族与萨满教》（2002）。

7. 文献

满学文献研究著作，主要有李林主编《满族家谱选编》（1）（1988），刘厚生著《旧满洲档研究》（1993），郭孟秀著《满文文献概论》（2004），佟永功著《满语文与满文档案研究》（2009），张杰著《韩国史料三种与盛京满族研究》（2009）等。

满学文献编著，主要有富丽编《世界满文文献目录》（初编）（1983），黄润华、屈六生编纂《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1991），卢秀丽、阎向东编著《辽宁省图书馆满文古籍图书综录》（2002），阎崇年主编《二十世纪世界满学著作提要》（2003），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满文编辑部编《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2008）。

8. 八旗

研究八旗的著作，主要有杨学琛、周远廉著《清朝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